

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

夏鯨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
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佻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
夏鯨

堯命夏鯨治水，九載無績。鯨自沉於羽淵，化為玄魚。時植伯振鱗橫游波上，見者謂為河精，羽淵與河海通源也。上古之人於羽山之下修立鯨廟，四時以致祭祀。常見此黑魚與蛟龍澆灑而出，觀者驚而畏之。至舜命禹，疏川奠岳，行遍日月之下，唯不踐羽山之地。濟巨海則龜為梁，逾峻山則神龍為負，皆聖德之感也。鯨之化，其事互說，神變猶一，而色狀不同。玄魚黃熊，四音相亂，傳寫流誤，並略記焉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）

東海人

昔人有游東海者，既而風惡舡破，補治不能制，隨風浪，莫知所之。一日一夜，得一孤洲，共侶歡然。下石植纜，登洲煮食，食未熟而洲沒。在船者砍斷其纜，舡復漂蕩，向者孤洲，乃大魚也。吸波吐浪，去疾如風，在洲上死者十餘人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昆明池

昆明池，刻石為鯨魚，每至雷雨，魚常鳴吼，魚尾皆動。漢世祭之以祈雨，往往有驗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徐景山

魏明帝游洛水，水中有白獺數頭，美淨可憐，見人輒去。帝欲取之，終不可得。侍中徐景山奏云：「臣聞獺嗜鯢魚，乃不避死，可以此誑之。」乃畫板作兩鯢魚，懸置岸上，於是群獺競逐，一時執得。帝甚嘉之，謂曰：「聞卿能畫，何以妙也？」答曰：「臣未嘗執筆，然人之所作，自可庶幾耳！」帝曰：「是善用所長也。」（出《續齊諧記》）

潘惠延

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，傳云，魏末，平原潘府君字惠延，自白馬登舟之部，手中算囊，遂墜於水，囊中本有鐘乳一兩。在郡三年，濟水泛溢，得一魚，長三丈，廣五尺，剖其腹中，得頃時墜水之囊，金針尚在，鐘乳消盡。其魚得脂數十斛，時人異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葛玄

葛玄見遭大魚者，玄云：「暫煩此魚到河伯處。」乃以丹書紙內魚口，擲水中。有頃，魚還躍上岸，吐墨書，青墨色，如木葉而飛。又玄與吳主坐樓上，見作請雨土人，玄曰：「雨易得耳。」即書符著社中，一時之間，大雨流淹。帝曰：「水中有魚乎？」玄復書符擲水中，須臾，有大魚數百頭，使人取食之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介象

介象與吳主共論鯢魚之美，乃於殿庭作坎，汲水滿之，並求釣。象起餌之，須臾，得鯢魚。帝驚喜，乃使廚人切食之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龍門

龍門山在河東界，禹鑿山斷門，闊（「闊」字據明抄本補。）一里餘，黃河自中流下。兩岸不通車馬。每暮春之際，有黃鯉魚逆流而上，得者便化為龍。又林登雲，龍門之下，每歲季春有黃鯉魚，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。一歲中，登龍門者，不過七十二。初登龍門，即有雲雨隨之，天火自後燒其尾，乃化為龍矣。其龍門水濬箭湧，下流七里，深三里。（出《三秦記》）

池中魚

《風俗通》曰：「城門失火，禍及池魚。」舊說：「池仲魚人姓字也，居宋城門，城門失火，延及其家，仲魚燒死。」又云，宋城門失火，人汲取池中水，以沃灌之，池中空竭，魚悉露死。喻惡之滋，並傷良謹也。（出《風俗通》）

通川河

通川界內多獺，各有主養之，並在河側岸間。獺若入穴，插雉尾於獺孔前，獺即不敢出去。卻尾即出，取得魚，必須上岸，人便奪之。取得多，然後自吃。吃飽，即鳴板以驅之，還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行海人

昔有人行海得洲，木甚茂，乃維舟登岸。爨於水傍，半炊而林沒於水，遽斷其攬，乃得去。詳視之，大蟹也。（出《異物志》）

陰火

海中生魚蝦，置陰處有光。初見之，以為怪異。土人常推其義，蓋鹹水所生，海中水遇陰晦，（「晦」原作物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波如然火滿海，以物擊之，迸散如星火，有月即不復見。木玄虛《海賦》云：「陰火退然。」豈謂此乎？（出《嶺南異物志》）

裴佻

唐裴佻，開元七年，都督廣州。仲秋，夜漏未艾，忽然天曉，星月皆沒，而禽鳥飛鳴矣。舉郡驚異之，未能諭。然已晝矣，裴公於是衣冠而出，軍州將吏，則已集門矣。遽召參佐泊賓客至，則皆異之，但謂眾惑，固非中夜而曉。即詢挈壺氏，乃曰：「常夜三更尚未也。」裴公罔測其倪，因留賓客於廳事，共須日之升。良久，天色昏暗，夜景如初，官吏則執燭而歸矣。詰旦，裴公大集軍府，詢訪其說，而無能辨者。裴因命使四訪，闔界皆然。即令北訪湘嶺，湘嶺之北，則無斯事。數月之後，有商舶自遠南至，因謂郡人云：「我八月十一日夜，舟行，忽遇巨鼇出海，舉首北向，而雙目若日，照耀千里，毫末皆見，久之復沒，夜色依然。」徵其時，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王旻之

唐王旻之在牢山，使人告瑯琊太守許誠言曰：「貴部臨沂縣其沙村，有逆鱗魚，要之調藥物，

芝，故是欲以調藥也。）願與太守會於此。」誠言許之，則令其沙村設儲峙，以待太和先生。先生既見誠言，誠言命漁者捕所求。其沙村西有水焉，南北數百步，東西十丈，色黑至深，岸有神祠。鄉老言於誠言曰：「十年前，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，狀甚大。引之不出，於是下釣數十道，方引其首出。狀如猛獸，閉目，其大如車輪。村人謂其死也，以繩束縛，繞之樹，十人同引之。猛獸忽張目大震，聲若霹靂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，因怖喪去精魂為患者二十人，猛獸還歸於水。乃建祠廟祈禱之，水旱必有應。若逆鱗魚，未之有也。」誠言乃止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韓愈

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，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。先是郡西有大湫，湫有鱷魚，約百餘尺。每一怒則湫水騰蕩，林嶺如震。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，輒吸而噬之，不瞬而盡為所害者，莫可勝計，民患之有年矣。及愈刺郡，既至之三日，問民不便事，俱曰：「郡西湫中之鱷魚也。」愈曰：「吾聞至誠感神，昔魯恭宰中牟，雉馴而蝗避；黃霸治九江，虎皆遁去。是知政之所感，故能化禽獸矣。」即命庭掾，以牢體陳於湫之旁，且祝曰：「汝水族也，無為生人患。」既而沃以酒。是夕，郡西有風雷，聲動山野，迨夜分霽焉。明日，裡民視其湫，水已竭，公命使窮其跡，至湫西六十里，易地為湫，巨鱷亦隨而徙焉。自是郡民獲免其患。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《神道碑敘》曰：「刑部為潮陽守，雲洞僚海彝，陶然皆化；鱷魚稻蟹，不暴民物。」蓋謂此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鄖鄉民

唐元和末，均州鄖鄉縣有百姓，年七十，養獺十餘頭，捕魚為業。隔日一放，將放時，先閉於深溝門內，令饑，然後放之。無網罟之勞，而獲利甚厚。令人抵掌呼之，群獺皆至。緣衿藉膝，馴若守狗。戶部郎中李福，親見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赤嶺溪

歙州赤嶺下有大溪，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，魚不得下，半夜飛從此嶺過，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。魚有越網而過者，有飛不過而變為石者。今每雨，其石即赤，故謂之赤嶺，而浮梁縣得名因此。按《吳都賦》云：「文鯨夜飛而觸綸。」蓋此類也。（出《歙州圖經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